

第 1 章

绪 论

希腊语中有一个词叫 barbo, 指野蛮人或不会说话的人。在希腊人眼中, 语言是文明的标志。德国哲学家 Hans-Georg Gadamer 曾指出, 动物依赖自己的气味或便溺来辨认自己的来踪, 人类却通过语言来辨认自己的来路, 个人如此, 社团如此, 民族亦如此。人类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动物只有环境, 而人类在对环境的符号化认知中获得了一个世界, 这个符号世界使人类得以超越其他动物。因此, 语言是所有人类活动中最足以表现人或人性特点的标志 (申小龙, 2021)。语言同时是多层次、多结构的系统, 而词汇系统在任何语言中都处于核心地位。词汇最敏感、最活跃, 对人类社会做出的反应最快捷。社会生活一旦发生变化, 语言中的词汇就会随之做出反应和表达。

语言研究较早认识的是语音系统和语法系统, 因为这两个系统相对封闭, 可以进行较为穷尽性的描写, 从而使系统的面貌得到较为清晰的呈现。而词汇则具有开放性, 数量巨大, 似乎毫无规律可言。关于词汇是否是一个系统的探究, 曾一度成为学界的争论热点。因此, 相较于语音和语法研究, 词汇研究一直处于语言学研究的边缘。然而, 词汇可以说是语言系统中的珠穆朗玛峰, 词汇规律性研究的重要性是任何语音和语法研究难以比拟的, 对于词汇的任何研究都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了一步 (汪榕培, 2000)。所幸的是, 从 20 世纪末开始, 特别是在 21 世纪, 随着认知语言学和语料库语言学的发展, 词汇研究在学界已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逐渐成为语言学中的显学。正如 Behrens & Zaefferer (2002) 所言, 词汇学从语言学的“继子”变成了“宠儿” (lexicology,

the former step-child and recent darling of linguistics) (转引自王文斌、邵斌, 2018)。

1.1 词汇学概论

词汇研究是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 词汇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英语中虽长期没有“词汇学”一说, 但词汇研究由来已久。汉语词汇学研究则起步于历史悠久的训诂学。

1.1.1 何谓词汇学?

词汇学, 即 lexicology, 最早可能在 1828 至 1832 年见于 Webster 词典。lexicology 由两部分组成, lexico- 源于希腊语的 lexikos, 即 lexicon, of or for words, 指“词汇”之意; -ology 源于希腊语的 logos, 指 the study of, 即“学”之意。由此可见, 词汇学就是对“词的研究”(the study of words)。王文斌和邵斌(2018)曾详细梳理了国内外不同语言学家、语言学词典和语言学百科全书对“词汇学”这一术语的界定和详细论述, 最终得出结论:“词汇学, 可简要定义为对词和词汇及其意义的研究”(王文斌、邵斌, 2018: 6)。

汉语界较早提出“词汇学”术语的是周祖谟。周祖谟(1959)指出, 就语言运用而言, 人们必须具备“词汇学”和“语义学”各方面的基本知识, 这样才能逐步通过实践达到掌握语言的目的; 而就汉语规范化而言, 要编一部好的规范化的词典, 没有丰富的词汇学和语义学知识是不行的, 所以对于汉语的词汇就必须进行深入的研究。词汇的研究和语法的研究一样重要, 因为语言是一种体系, 语法构造有其系统性, 词汇也是如此, 而且两者之间具有内在联系。由此可见, 词汇研究对于掌握语言具有重要作用, 若不去研究词汇发展的内部规律、构成新词的方法、同义词和同音词在语言中的具体情况等, 若不能搞清楚语言中的借词、词汇的变

化和词义的发展等,那就不可能深刻了解语言并掌握语言。

由此可知,词汇学是对语言系统中的词和词汇的研究。词涉及音、形、义三个层面,但是由于“音”部分往往并入语音研究,因此词的研究主要聚焦词形和词义研究。词汇是一种语言中所有词的集合,因此词汇的研究主要聚焦词汇系统的规律性特征研究。传统词汇学研究侧重单个词形和词义的研究,包括形态学(morphology)、构词法(word-formation)、词源学(etymology)、词汇语义学(lexical semantics)等。现代词汇学研究更侧重词汇系统的研究,尤其注重词汇语义系统的研究,其理论取向往往与现代语言学的其他学派紧密结合,如以生成语言学为取向的生成词库理论、以认知语言学为取向的认知词汇语义理论等。近十年的词汇学研究则更多聚焦现代研究理论与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相结合的词汇语义系统研究,试图揭示同一语言或不同语言在词汇形式和词汇语义系统层面的规律性特征。

1.1.2 词汇学研究范围

语言研究通常分为三个层面:音位学(phonology)、词汇学和句法学(syntax),其中,词汇学研究的中心议题主要围绕“词”和“词汇”展开。而关于词汇学研究的具体范围,不同的学者往往有不同的见解。王文斌和邵斌(2018)梳理了诸多学者对词汇学的定义以及专著、语言学百科全书在关于词汇学的章节中对词汇学研究范围的论述,发现主要有三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词汇学包含两部分,即侧重词形结构的词汇形态学(lexical morphology)和侧重词汇意义的词汇语义学;第二种观点认为词汇学包含三部分,即除以上两部分以外,还包括侧重词汇来源和历史发展的词源学;第三种观点认为除以上三部分以外,还包括词典学(lexicography),因为词典编纂是基于某种潜在的词汇学理论。王文斌和邵斌(2018)将这四部分内容视为狭义词汇学的研究内容,而广义的词汇学研究则可包括词汇学与语言的其他层面和研究视角的诸多交叉之处。

本书同意以上观点，并围绕狭义词汇学的研究内容展开，重点梳理词汇形态学和词汇语义学的理论、方法 and 应用发展。但需要指出的是，词源学侧重单个词的历史发展和演变，近十年来系统理论和应用发展的变化不是特别显著，因此本书将词源学的介绍放在传统词汇学研究章节中，其中包括了部分最近的词源学新发展研究内容。此外，词典学更多是对词汇学理论进行的应用研究，因此本书将该方面研究纳入词汇学的应用研究章节。

词汇学还可以分为普通词汇学和具体词汇学。普通词汇学研究语言词汇的一般理论，即世界上各种语言词汇的共同现象及其规律；具体词汇学则研究特定语言词汇的现象及其规律，如英语词汇学、汉语词汇学等。本书主要以普通词汇学发展为主，其中涉及的具体词汇学内容主要是英语词汇学、汉语词汇学以及英汉语言的对比词汇学。

1.2 词汇学研究的历史起源

1.2.1 西方词汇学研究的历史起源

据 Halliday & Yallop (2007) 回忆，在印度和欧洲的历史发展中，词汇学研究正如对语言形式展开系统研究一样，都发生在语言被真正书写下来之后。虽然很多口头文化在话语功能和修辞方面已经有了很精细的分析，但只有当语言的书写形式真正发展起来以后，人们的注意力才聚焦语法和词汇方面。一般情况下，当一种语言不断变化，而其原先意义几近丢失时，书面形式的语言研究才真正开始，目的是让古代文本的意义保持活跃。在古印度，大约公元前 2 至 3 世纪，词汇表主要用来解释《吠陀经》(Vedas) 中的疑难词，而当时《吠陀经》已经有 1000 多年历史，这些词汇表逐渐演变成为今天的词典。公元 7 世纪，印度学者 Amara Sinha 撰写了梵文词典《犹太法典》(The Amara Kosha)。这本词典一直被沿用至十多个世纪以后，直到 19 世纪仍是英国学者 Peter

Roget 编写《分类词典》(*Thesaurus*) 时的思想来源。在那个年代, 词典编纂是对语言系统描写的一个重要方面, 当时印度学者在语法、语音方面的研究已经较为深入, 但这些研究本质上是基于词典的词汇研究。换言之, 词汇研究是当时印度学者开启语言研究的起点。

在阿拉伯国家, 阿拔斯王朝时期(公元 750—1256 年) 的学者 al-Khalil ibn Ahmed 是最早的阿拉伯词典编纂学家。他利用语音规则给词排序, 编写了第一部阿拉伯语词典《埃因书》(*Kitāb al-'Ayn*)。《埃因书》倾注了 al-Khalil ibn Ahmed 毕生的心血, 但由于种种难以考证的原因, 该词典到公元 9 世纪中叶才以他的名义公诸于世(陈中耀, 1986)。在伊斯兰教国家, 词典编纂的首席人物是波斯湾学者 Abu-Hafs Soghdi。在公元 9 世纪至 10 世纪, 他编纂了第一本波斯语词典《波斯语—达里语》(*Farsi-Dari*), 可惜现在已难以找到。但是, 这位学者在公元 11 世纪编写的《波斯语词典》(*Lughat-e Fars*) 现在依然存在。他还编纂了《波斯语—阿拉伯语词典》(*Persian-Arabic*)、《波斯语—土耳其语词典》(*Persian-Turkish*) 等双语词典。在古希腊, 对词的最早研究始于古书《荷马史诗》(*Homer's Epics*) 的词汇表中词的研究, 语法学家 Apollonius 在公元前 1 世纪编写了《荷马词库》(*Homeric Lexicon*), 但目前都很难找到。而拜占庭时期的词典《苏达辞书》(*Suda*) 可谓那个年代最伟大的作品之一, 拥有大概三万词条的词源和意义解释, 这些词条主要来自古代、古希腊和拜占庭时期的希腊语和拉丁语。

在现代欧洲语境内, 词典的发展主要与教育的普及和国家文学语言的推动紧密相关。15 世纪 50 年代后, 双语词典在学校开始普及开来, 最初目的是让学生学习拉丁语, 主要有拉丁语—德语双语词典、拉丁语—英语双语词典等, 后来则是为了学习欧洲的现代语言。南欧和东欧的许多国家先后陆续成立了国家研究院, 如西班牙研究院(1726—1739)、俄罗斯研究院(1789—1794) 等, 这些研究院主要承担为词的使用和定义设定规则等责任, 编纂了如意大利语词典《秕糠学院辞典》(*Vocabulario degli Accademici della Crusca*)、《法兰西学院词典》(*Dictionnaire de l'Academie francaise*) 等。到 19 世纪, 出版社又推出了系列单语词

典，如法语词典和德语词典等，这些词典后续都出版了不同版本。总体而言，各类词典的编纂和双语词典的使用都是西方词汇学研究的历史起源。

1.2.2 中国词汇学研究的历史起源

Halliday & Yallop (2007) 曾指出，在中国，由于汉字没有词形变化，语法研究并未受到重视，而是主要侧重词汇研究，如由西汉扬雄于公元前 1 世纪撰写的记录方言词的《方言》、由东汉许慎于公元 1 世纪撰写的调查书面词起源的《说文解字》，以及描写词的声音并根据韵律进行分类的《切韵》和《唐韵》，前者由隋代陆法言于公元 601 年所著，后者由唐人孙愐约于公元 750 年所著。至明清时期，中国已经能够编纂大规模的词典和百科全书，最有名的当属近万卷的《永乐大典》。这部词典是在明朝永乐年间由明成祖朱棣先后命解缙、姚广孝等主持编纂而成的，是一部集中国古代典籍于大成的类书，全书于 1408 年完稿。然而，在我国能完好保存至今的词典却很少，《康熙字典》算是少数保存完好的字典之一。该字典包含五万汉字以及这些字的发音和定义等内容，由总纂官张玉书、陈廷敬主持编纂而成，历时六年，于康熙 55 年（1716 年）完成。

国内词汇学界一般认为《尔雅》是我国最早的词汇学研究专著。尔，通“迓”，近；雅，“雅正”，指当时的通行语。尔雅，近之以正，是指用通行语作为一种标准和规矩对俗语进行指正和规范。《尔雅》开篇《释詁》的第一条，“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书）、落、权舆，始也”。以动词“始”（女之初也）作为标准的通行语来解释前面多个动词：“初”，裁衣之始；“哉”，草木之始；“首”，身体之始；“基”，筑墙之始；“肇”，开门之始；“祖”，人类之始；“元”，人体之始；“胎”，人生之始；“俶”，修行之始；而“落”“权舆”皆是新生命开启之始，“落”指果实熟透而落地，同时指果实离开母体，一个新的生命开始了，“权舆”

则是指从土里钻出来的弯曲的新苗,也指新生命的开始¹。又如,《释宫》篇中指出:“室中谓之时,堂上谓之行,堂下谓之步,门外谓之趋,中庭谓之走,大路谓之奔。”这是用标准语“时”“行”“步”“趋”“走”和“奔”对具体的动作进行指正和规范:在室内踟蹰不前称为“时”;在厅堂上细步慢走称为“行”;在厅堂外徐行称为“步”;在门外小步快走称为“趋”;在庭院中快跑称为“走”;“奔”则是指在大路上快跑。在形式编排上,《尔雅》就像今天的词典一样,通过分辨同义但不同形的字、词、句来解释圣人的教诲训条、叙述诗人的歌咏和阐述绝妙的离别诗词²。六朝人称《尔雅》为“诗书之襟带”,因为他们学诗和读书时需要用《尔雅》来解读和注释。南宋理学家林光朝称《尔雅》为“六籍之户牖,学者之要津”,可见,《尔雅》是“六籍”(六经)的门窗,通过《尔雅》才能看到六经。学者要“过河”(想取得很高的学问),《尔雅》是“津”(渡口),通过它才能到达彼岸。清朝中叶经学家宋翔凤称《尔雅》为“训诂之渊海,五经之梯航”,这是指要解释过去的字、词,学者需要借助《尔雅》这个渊源大海;要抵达五经之山河,《尔雅》则是学者需要的梯子和舟船,只有借助《尔雅》,学者们才能顺利通达学问的境界。由此可见,《尔雅》在当时学者心中的地位之高,从而被列为《十三经》之一³。

1.2.3 词汇学融入现代语言学大潮

综上所述,西方词汇学研究主要起源于词典编纂,包括普通词典和分类词典的编纂,而中国词汇学研究主要起源于小学或传统训诂学。此后,随着普通语言学理论的发展,词汇学逐渐融入语言学研究的大潮。随着19世纪生物进化论的创立,历史比较语言学(historical

1 参考王宁教授解读视频,中华资源库《尔雅》(上),腾讯视频网站。

2 同上。

3 同上。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应运而生。西方学者们从大量现代语言的具体分析以及考古语言文献的对比材料中, 发现了语言不断演变进化的客观历史, 尤其是通过对各个时期的词汇加以详尽的对比研究后, 构拟出了古代印欧语的主要面貌。此后, 学者们跨出本族语言的藩篱, 开始寻找“亲属语言”之间的谱系关系及其发展规律, 历史比较词汇学在那时顺势建立起来。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产生了结构主义语言学 (structural linguistics), 使现代语言学研究步入了第二个阶段。在 20 世纪中叶, 现代语言学进入语音、语法、语义和语用的综合研究时期, 即转换生成语法时期, 这时现代语言学研究步入了第三个阶段。陈明远 (1984: 13) 曾指出, “现代语言学的三大时期是连续性的, 每个阶段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以特色而言, 如果说传统语言学是干枯的、规定型的, 那么应该说历史比较语言学是活跃的、发展型的, 结构语言学是严谨的、描写型的, 而转换生成语言学则是智慧的、解释型的。”

语言学的理论和对语言的研究方法无疑渗透到了词汇学的研究之中。可惜的是, 这个时期的词汇研究仍然受到忽略和冷落, 未能获得与音位和语法同等重要的地位。语音和句法的结构相对具有规则性, 而词汇的规则性不易梳理, 因此要归纳出具有普遍性的规则并不容易。20 世纪的理论语言学家忽视词汇的重要性, 最为突出的表现是主流语言学者对词汇表现出的态度。结构主义语言学家 Bloomfield (1933: 274) 曾对这一观点做过经典概括: “词汇实际上是语法的附录, 是基本的不规则形式的列表。”生成语言学家 Di Sciullo & William (1987) 将词汇比作一套列表上的义素 (a set of lexemes on the list), 认为这些列表义素本质上是极其无聊的; 词库中包含的词没有一个可指明的类型, 它们之所以聚合在一起, 是因为都无法顺应于有趣的规则; 词库就像一个监狱, 关在其中的都是不法分子, 它们唯一的内在共性就是“无法无天”; 词汇并不具有结构, 所以不可能也不应该有一种理论与之直接相关。因此, 20 世纪主流语言学理论并未真正关注词汇学的系统研究。

但是, 也有学者注意到了词汇学对于语言创造性研究的重要性, 尤其是构词法。例如, 德国学者 Stein (1973: 29) 指出, “当今由于转换

生成语法的兴起，语言的创造性再一次受到重视，可令人惊讶的是，为何仅仅局限在句法层面，而事实上似乎更容易在构词法上看到这一点。”所幸的是，从20世纪末开始，特别是在21世纪，数据加工和语篇研究有了新的研究工具，即电脑和语料库，而且词汇学理论和实践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此，词汇研究可以基于大量的口语和书面语语料库进行，开始在学界越来越受到重视，并逐渐融入现代语言学的研究大潮。

1.3 词汇学新发展特征

随着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蓬勃发展，坚持经济自强、政治自主、文化自信，建设中国和谐、文明的社会主义社会，构建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当今时代的新发展特征，与之对应的语言词汇学研究在理论发展、研究方法和实践应用方面表现出如下三方面的新发展特征。

第一，在理论发展层面，聚焦语言使用者心理的认知操作过程，如以隐转喻、图形-背景等认知词汇语义学理论为视野开展的研究，也借用生成词库理论对词汇语义进行形式化且可操作性强的语义描写，这些仍是词义研究的重要方法。此外，近十年来的词汇学研究开始越来越关注认知社会文化和认知心理实证视角的转向：前者关注概念化过程中的社会文化因素，重视跨文化的普遍性和变异性；后者关注认知心理实验中人类大脑的实际心理加工过程。同时，词汇学理论发展更加关注自身与语言学其他理论的结合，如词汇学与语用学的结合、词汇学与构式语法和语用学的三者结合、词汇学与类型学的结合等，有交叉性的发展词汇语用学、词汇-构式语用学，构建词汇类型学等。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词汇学研究更加注重以问题为导向，力图解决汉语词汇研究中的具体问题，通过与英语词汇系统的对比分析，构建英汉词汇对比研究、英汉词汇语义学对比研究理论等，这也是当下词汇学理论新发展的时代特征。

第二，在研究方法层面，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以原初的“认知”

为基础，逐渐转向定量和实验等多元化方法论，重视语料、心理和计量等语言实证对词汇学理论研究的支撑和论证。语料库研究方法是词汇学研究领域使用最为频繁的方法之一，基于语料库或语料库驱动的词汇语义研究方法强调语料库验证和理论假设之间的平衡和互动关系，其中构式搭配分析法（collostructional analysis）和行为特征分析法（behavioral profile analysis）是目前在词汇学领域较为常见的语料库驱动方法。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 ERP）心理实验法在词汇学研究中的成果也越来越多，该方法具有较为客观、可靠和可验证等优点，可为词汇描写提供接近自然语言处理的数据。此外，将心理实验研究与语料库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也日益受到词汇学界重视，虽然目前研究成果还不是很多，但这种综合性的研究方法可以将语料库中的语言使用数据和心理实验数据相结合，为语言研究提供汇流的证据，因此有理由相信其在未来会成为词汇学研究手段的主要趋势。

第三，在研究实践层面，基于认知语言学理论的词汇教学研究近年来已引起学界的热切关注，同时，语料库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被引入外语词汇教学的研究和实践中，为外语词汇教学提供了新的途径和研究视角。此外，移动技术辅助外语教学与多模态相结合对词汇学习的有效性研究也是目前学界探究的新领域。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热度的升温，对外汉语词汇教学在教学方法、教学模式、教学原则和教学内容等方面的研究，也均取得了很大进展。词汇学理论，尤其是词汇语义学理论的发展，对学习词典和双语词典编纂的理念和方法都具有重要影响。最后，词汇学研究在翻译实践、自然语言处理等方面也均具有重要的实践应用。